

新译俄国文学名著系列



大师和 马格丽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新译俄国文学名著系列

大师和马格丽达

〔俄〕布尔加科夫 著
王 振 忠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柯彦

封面设计:世良

责任印制:燕琦

根据 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
Романы, Кишинев, 1987 版中
的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译出。

大师与马格丽达

(俄) 布尔加科夫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 1000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375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7—81001—838—8/I·101

定价: 19.80 元

译者序

1989年秋，一位叫阿宏多夫的青年东方学家访问我。当我们的话题转到俄罗斯文学时，他热情地向我详细介绍了米哈依尔·阿法那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的作品，特别是在前苏联读者中倍受推崇的《大师和马格丽达》。当时我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进修，住在瓦西里岛造船者街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公寓，出门大约500米就是天海浑然一体的芬兰湾。认真学习和思念祖国与亲人之余，没有纷至沓来的琐事，这真是一段深入思考人生哲理的难得的静谧时光。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读了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哲理小说《大师和马格丽达》、《白卫军》等作品。漫长的北方冬天过去了，春天和煦的阳光把人们引到海滨上来。那只常常飞到我窗前用喙敲打玻璃向我索食的鸽子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常常到海滨散步。虽然我身边没有一只象羔羊的小狗或一头象熊一样吓人但非常温顺的大狗，但却有《大师和马格丽达》陪伴我。书中描写的那些人物：耶稣和利未·马大、彼拉多和该亚法、撒旦和他的随从、大师和诗人别兹多姆尼、马格丽达和弗丽达、杂耍剧院的经理及工作人员等等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眼前。布尔加科夫式的超

越时空的思考,对现实生活深入的反思以及对马格丽达爱憎分明,富于牺牲,忠于理想的描绘都深深打动我。就在这些日子里,我萌生了把这部长篇小说介绍给我国读者的想法。我下决心后,就开始找应属于我自己的布尔加科夫的书。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当时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非常受读者欢迎,很难买到。这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五月我去莫斯科学术活动出差,跑了不少大小书店,最后总算买到了布尔加科夫的选集,是明斯克“大师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遗憾的是这里面除了长篇小说《白卫军》、《莫里哀先生的一生》和23篇短篇小说外,没有收进长篇小说《大师和马格丽达》。我返回列宁格勒后又到处寻找,有一次我在涅瓦大街卖各种地图和风景画的商店的上层楼发现有一处旧书店,进去一问,售货员告诉我还在两天以前他们收购上了《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集》,我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忍痛花了比原价高六倍的价钱买下了它。付出代价得到的总是会十分珍惜。我甚至在翻译《大师和马格丽达》的过程中也从不在书上用铅笔勾勾划划,也不图方便查完词典就顺手写在书上,一改平时的习惯。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我是从事突厥诸语教学和研究的)一直没有动笔,但在芬兰湾海滨散步时的心境和愿望却丝毫不曾减弱。去年暑假我动笔后才发现译这样一部多主题的文学作品绝非易事,为了做译者注,有时查找一个典故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这期间,我仔细对照阅读了俄文的《圣经》(1876年正教院本)和汉文的《新旧约全书》的有关章节,从中获益匪浅。

60年代首次发表的《大师和马格丽达》曾有若干删削,我译的是增补过删削部分的版本,是从基什尼奥夫1987年《布尔加科夫长篇小说集》中译的。

以上是译者对读者做的一个简单的交待。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或错误都是难免的，恳请读者批评。最后我要说的是，没有我校出版社的努力，特别要提到的是柯彦同志，没有他的努力和支持，就不会有《大师和马格丽达》与读者见面的机会。在此我要向我校出版社、向柯彦同志以及读到这部长篇小说的读者说声“谢谢！”

王振忠

1994年4月3日

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布尔加科夫及其长篇 小说《大师和马格丽达》

米哈依尔·阿法那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是一位生活在俄罗斯和苏联两个时代的作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是苏联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必有谁象他一样，创作道路如此坎坷；他的不少作品是在他死后几十年才与读者见面的；也未必有谁象他一样，随着时光流逝，其著作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其名字被列入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经典作家之列，获得公认和荣耀。

布尔加科夫于 1891 年 5 月 3 日出生在基辅一位神学院教授家庭，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对文学和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布尔加科夫进入基辅大学医学系读书。他的父亲神学教授以及他学的医学专业，还有他在史学、神学、哲学和精神病理学方面积累的丰富知识，都为他以后创作《大师和马格丽达》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6 年医学系毕业后，他来到斯摩棱斯克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行医。那里的医疗条件和作家的工作状况，我们在他 1925—1926 年发表的《青年医生笔记》中可以得到侧面了解。当我们读《笔记》时，我们能感觉到契诃夫式的散文格调、自

然流露的民主主义、充满怜悯的温馨以及毫不做作的幽默。这时，布尔加科夫的那种对事物毫不隐讳的看法、接近悲剧性的激情已初露端倪。他在1923年写的《吗啡》与《笔记》近似，描写一位在外地生活的医生的遭遇。这篇小说明显地留下作者生活自述的痕迹。

布尔加科夫在他的故乡基辅赶上国内战争。旧的生活方式打破了，每个人都要在历史交叉路口选择自己的道路。他所受的全部教育属于旧俄罗斯知识分子自由民主阶层的方式，他和他的圈子中的许多人一样，决心分担人民的命运，参加到新文化建设中来。这种选择对他并不轻松。布尔加科夫优秀作品的感召力客观上为提高人的个性，克服个人主义，批评贪婪、谎言和虚伪行为的事业服务，并且与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任务衔接。

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从此，这座古城成了滋养他那诗一般的讽刺作品的源泉。他的杂文和短篇发表在首都的报刊上，发表在单行本上。布尔加科夫特别憎恶私人占有欲、官僚主义、市侩习气，他鄙视新经济政策时期抬头的丑恶现象。他的讽刺幻想小说《鸡蛋带来的劫难》写于1924年，它嘲笑混入苏维埃政权的一些领导者的冒险和不文明行为，得到高尔基的赞赏。布尔加科夫从1919年起从事职业文学创作，他于1922年至1926年主要在《笛声》报社工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袖珍笔记》、《魔障》、《狗心》等中篇小说。1922年至1924年，布尔加科夫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关于国内战争的短篇，如《我杀了人》等。《白卫军》描写基辅杜尔宾一家人的故事，描写彼得留拉匪帮的暴行以及白匪的可耻下场。史诗情调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巧妙结合的文风，体现出作家罕见的抒情才能和辛

辣的讽刺艺术。这之后，布尔加科夫又在自己的笔下把它改编成话剧《杜尔宾一家的日子》，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上演了这部话剧，作家获得极大成功。

《白卫军》和话剧《杜尔宾一家的日子》是苏维埃文学早期作品之一，它刻划未能接受革命的、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深刻悲剧。《白卫军》长篇小说的结尾出现一个持枪站在装甲火车“无产者”号上的卫兵形象，这一充满激情的特写充分肯定小说作者的不容怀疑的立场。

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工作期间，从事苏联戏剧感到自豪的剧本创作。这些创作中当首推《逃亡》（1927年），它是《杜尔宾一家的日子》题材的继续。它生动地描写白匪阵营中的人物的最后挣扎和逃亡国外的情形。在梦幻中，失去理智的逃亡人群失去自我，失去俄罗斯，失去祖国，他们有的清醒过来返回祖国，有的陷入永久沉沦。

布尔加科夫的另外两部长篇讽刺小说是《戏剧故事》（1936—1937）和《莫里哀先生的一生》（1932—1933）。《戏剧故事》的副标题是《一位亡人的笔记》，这部没有写完的小说是布尔加科夫的抒情自白，充满对丑恶的讽刺。在传记体小说《莫里哀先生的一生》中，作者通过对伟大的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一生的描写，指出真正的艺术与君主专制是不相容的。布尔加科夫还写了《莫里哀》剧本，再现这位大喜剧家的形象。1934年至1935年，布尔加科夫创作了剧本《最后的日子》，通过对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描写，又一次转向艺术家和社会这一主题。

艺术家和社会这一主题在布尔加科夫最主要的著作《大师和马格丽达》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作者从1929年至1940年共花了12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哲理讽刺小说。布尔加科

夫对它倾注了全部情感和生命，1938年，他在写给自己的妻子的信中，称这部作品是“最后的落日时分的长篇”。两年以后，作家写完这部长篇，就告别了人世。他在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人们知道（小说）”。这篇长篇小说1966-1967年首次发表在《莫斯科》杂志上。

小说包括两部32章及尾声。在结构上它包括并列展开的三种情节：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和祭司长该亚法在十字架上处死耶稣的故事；莫斯科30年代的社会生活；超越时空的神秘幻象。布尔加科夫以他的戏剧家和文学家特有的现实主义高超技巧、辛辣生动的语言和快速变换的情节完成了这部哲学文艺作品。他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善恶、真伪这个永恒的道德观主题。书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撒旦的大舞台上表演：获得灵感的大师——布尔加科夫的同时代人著述不朽的历史篇章；犹太总督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受难；而在一旁就是20-30年代莫斯科花园街和勃伦那亚街小市民的世俗繁忙、逢迎谄媚、虚与委蛇和不忠实的行为。欢乐和痛苦，笑声和悲哀交织在一起，就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却又超越生活。《大师和马格丽达》是关于爱情和道德责任感，是关于永远战胜无人性的恶以及永远引向光明和真善的散文诗篇，是抒情的哲学诗篇。

作品的情节是逐渐展开的。作品以莫斯科风景区大牧首池旁出现撒旦及其随从开头，逐步展开他们四个昼夜“总想作恶，却总去行善”的活动。耶稣被处死的前前后后以彼拉多的活动为中心，跳跃式地安排在整个情节的不同环节上，与现实的莫斯科遥相呼应。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耶稣是个活生生的人，小说的描写与《四福音书》记载的不同，小说中的耶稣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

谁，也不是出生在伯利恒。他没有 12 名弟子，只有过去的税吏利未·马太一个学生。他害怕挨打，他不愿去死。他的外表形象是软弱的。但耶稣是发掘人性的大师，他了解人类的弱点，他想把恶人改造成好人。他敢于讲出真理，他勇敢面对死亡，他唤起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的内心反省，他让撒旦给艺术家“大师”以安宁。作者对耶稣的描写并无渲染，而且主要是通过对话，但他塑造的这个形象已跃然纸上，真实地体现出真、善、美，体现出精神与道德，精神与行为的高度和谐。

布尔加科夫召唤的魔鬼沃兰德，从形象上讲仍是传统的古典式的，但它有自己的特征，他是经过再思考创作出来的，并服从作者的意愿。

对于作者以及小说的主人公来说，魔鬼并不可怕。撒旦及其随从揭露各种丑陋现象，在剧院剥光一些人的外衣，从而也“剥光”掩盖起来的内心世界。活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是一种深刻信仰，那就是对不容置疑的道德法则的信仰。别尔廖兹否认关于诸神的传说并在大牧首池对可疑的陌生人解释什么是存在过的，什么是不曾有过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地方只是他认为，仿佛这个“不曾有过”对于所有存在的东西已经足够。布尔加科夫跟随康德（康德的名字绝非偶然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篇幅中）认为，道德法则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它不应受未来报应这一宗教威慑制约。

这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大师，他写的关于基督和彼拉多的小说，也是远远离开基督教教义的。大师的小说试图建筑在历史资料基础上，它具有强烈的心理表现力和几乎可以感触到的现实主义。这部“小说中的小说”的焦点就是总体的伦理矛盾，这种矛盾是每个思考着、苦恼着的个人

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要解决的。两部小说——大师的小说和关于大师的小说构成一个艺术统一体，把神话传说和人生结合起来。作者在诸多人物当中，特别描绘本丢·彼拉多这位“身着血红衬里白袍”的犹太第五任总督的心理状态。对他那种怯懦和忏悔心理经验的描写就其艺术感染力来讲，可与最好的世界散文相比较。

《大师和马格丽达》这部充满哲理的长篇小说，它的深邃思想和艺术感染力就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否定丑恶现象，更主要的是他唤起人们克服自私狭隘的心理，去战胜自我，在精神上不断改造和完善自我。作家正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艺术的。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履行了在精神上塑造一代新人的义务。

我们读《大师和马格丽达》时会感到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1776--1822）、果戈里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子就在身边。充满霍夫曼精神的圣经幻想题材被改造成俄罗斯性格的作品，它失去浪漫神秘色彩，变成活生生的悲哀和欢乐。《大师和马格丽达》最后一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多么悲哀的夜晚的大地！多么神秘的沼泽上空的雾霭。谁要是在这迷雾中误入过歧途，谁在临死前忍受过许多痛苦，谁在这大地上空担负力不胜任的负荷飞行过，那他才懂得这点。厌倦了的人懂得这点。他还会毫不惋惜地离开大地的迷雾以及它的沼泽、河流，他会以轻松的心情把自己交到死神手中，他知道只有死神才会让他安静。”当我们读这些句子时，会感知到果戈里式的悲剧抒情。

这部长篇小说中还可以找到近似但丁和歌德的主题，布尔加科夫在自己的心灵中溶化了前人的思想和道德追求。真正的天才是不会重复的，愈是从人类文化中，从精神传统中

更多更深地吸取营养，就愈是不会重复。布尔加科夫把对未来的憧憬和认识留给我们来判断。

大师在书中不可能取胜，布尔加科夫如果在小说中让他成为胜利者，那就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规律，那就会改变现实主义的情感。但这决不意味着悲观主义。大师离开人间，但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还留下了自己的长篇小说。

《大师和马格丽达》这部长篇小说，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布尔加科夫的一生是在文学艺术道路上艰辛探索的一生。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最优秀的《大师和马格丽达》在他去世后多年才发表，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文学界的轰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内含力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想，无论是从这部长篇小说所表达的伦理道德观还是对苏联 20—30 年代莫斯科现实生活的描写，无论是它的结构布局还是它那离奇幻想的描写手法，都会同样令我国读者感到新颖和惊奇。在感到新颖惊奇的同时，每位读者都会在这部文学作品中吸取不同的养分，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陶冶内心情操，在提高文学欣赏能力，丰富历史、哲学知识方面有所受益。如果真能达到这一点，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达》就没有失去它最重要的价值。

译者

参考材料：E·西多罗夫：《米·阿·布尔加科夫》，载《长篇小说集》，基什尼奥夫，1987。

Г·列斯其斯：《布尔加科夫最后一部小说》，载《布尔加科夫五卷集》，5，莫斯科，1990。

《苏联大百科全书·布尔加科夫》，1971。

布尔加科夫：《自传简历》，莫斯科，1937。

第一部

“……好啦，你究竟是谁？”

“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它总想作恶，

却总去行善。”

歌德：《浮士德》

第一章

千万别与陌生人谈话

春天的一天，在热得出奇的落日时分，莫斯科大牧首池^①畔来了两位公民。其中第一位身着浅灰色夏季西服，身材不高，保养得很好，秃顶，一只手攥着得体的礼帽的顶端，刮得光光的脸上有一副黑色角制镜架的大号眼镜。第二位是位肩膀很宽、有一头蓬乱棕发的年轻人，方格料的鸭舌帽斜戴

① 大牧首池——少先队池，位于小勃伦那亚街和若尔多夫斯基街交叉处的南端。古代称山羊泽，17世纪这里曾是村镇，属大牧首。大牧首是俄罗斯东正教最高神职人员，大牧首池即因此得名。——译者

在后脑勺上。他身着方格牛仔衫和起褶的白裤，脚上穿一双黑色便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廖兹——莫斯科最大文学协会之一、简称“莫文协”的理事会主席及大厚本文艺杂志编辑，他的青年伙伴则是用笔名“别兹多姆尼^①”写作的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尼廖夫。

来到微微发绿的椴树荫下，作家们先是奔向装饰得五颜六彩、挂着“啤酒与饮料”招牌的小商亭。

对啦，得指出这可怕的五月傍晚的第一件怪事：不光是小商亭附近，就连沿小勃伦那亚街的整个林荫道上见不到一个人影。在这简直热得无力喘气的时刻，在这把莫斯科晒得热辣辣的太阳，在干涩的迷雾中落到花园环路后面某处的时刻，竟没有人到椴树荫下，竟没有人坐在长椅上，林荫道空荡荡的。

“请给来些那尔赞水^②，”别尔廖兹请求道。

“没有那尔赞水，”小商亭里的女人答道，不知为什么她没好气。

“有啤酒吗？”别兹多姆尼嗓音嘶哑地问道。

“啤酒晚上才运来，”女人答道。

“那有什么呢？”别尔廖兹问。

“杏汁，但不是冷饮，”女人说。

“好吧，请快点拿来吧！……”

① “别兹多姆尼”的意思是“流浪汉”。——译者

② 那尔赞水是一种含碳酸的保健饮料，因产于基斯洛沃茨克城那尔赞矿泉而得名。——译者

杏汁泛起许多黄色泡沫并在空气中发出理发馆的味道。文学家们一通大喝，立即打起囁儿来。付了钱，他们面对池塘，背向勃伦那亚街坐在长椅上。

就在这时，只与别尔廖兹一人有关的第二件怪事发生了。他突然不再打囁儿，他的心颤了一下，刹那间落到什么地方，然后带着扎在上面的钝针又回到原处。此外，一种无缘无故但又十分强烈的恐惧缠绕他，他不由自主地想立刻从大牧首池旁拼命跑掉。别尔廖兹忧郁地环顾一下周围，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他吓坏了。他脸色苍白，用手帕擦去前额的冷汗，想道：“我这是怎么啦？从来也没这样过。心脏不正常——我太累了。看来是该抛开一切到基斯洛沃茨克休息的时候了……”

就在这当儿，灼热的空气在他面前浓缩起来，空气中出现了一位外形奇特的透明的公民。他小小的脑袋戴一顶赛马骑手的檐帽，穿着轻飘飘的方格纹短上衣……这位公民身高一沙绳^①，但肩膀很窄，瘦得不可思议，并且，请您注意，他有一副嘲弄人的面孔。

别尔廖兹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他不习惯于反常现象。他脸色更加苍白，睁大眼睛，惊恐地想道：“这不可能！……”

唉，可这是真的，一眼可见的这位瘦长公民脚不沾地，在别尔廖兹面前忽左忽右地晃动。

这时别尔廖兹吓得紧闭双眼。待他睁开眼时，一切都消失了，幻象冥灭，方格上衣不见了，而且，那根钝针也从心脏里蹦了出去。

① 沙绳——俄罗斯长度单位，一沙绳相当于2.134米。——译者

“呸，见鬼！”编辑叫起来，“你瞧，伊万，刚才我差点儿热得昏过去！甚至出现了类似幻觉的东西，”他试着要微笑一下，可眼前又闪过恐惧，他的手颤抖起来。

但是他渐渐平静下来，用手帕扇了扇自己，相当振作自信地说：“来吧，总之……”又捡起喝杏汁时打断的话题。

话题正如后来知道的那样，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这样的：编辑让诗人为杂志例行丛书写一部大篇幅的反宗教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虽然在很短期限里就写出了这篇长诗，可是很遗憾，他却未能使编辑十分满意。别兹多姆尼用黑暗的色调描写其长诗最重要的角色耶稣，然而，按照编辑的意见整个长诗都得重写。此刻编辑如同讲课一样讲述着耶稣，为的是强调指出诗人的基本错误。很难说到底是什么迷惑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是其天才的表现力还是他对要描写的问题全然无知，但在他的描写中，耶稣完完全全变成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尽管并不讨人喜欢。别尔廖兹却想向诗人证明，关键不在于耶稣是怎样的角色，善还是恶，而在于世上根本就没有过耶稣这样一个人，并且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都是简单的杜撰，是最普通的神话。

应当指出，编辑是位学识渊博的人，他在自己的话里很巧妙地指出古代历史学家如著名的亚历山大人斐洛^①、卓越非凡的有教养的优素福·弗拉维^②，他们从没提到关于耶稣的只言片语。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显示出权威性的渊

① 亚历山大人斐洛（约公元前25年—约公元50年），犹太和希腊宗教哲学家。——译者

② 优素福·弗拉维（公元37年—100年），古代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古代史》。——译者